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義門讀書記卷二十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張　濤

義門讀書記卷二十

翰林院侍讀學士何焯撰

前漢書

揚雄傳正皇天之清則兮度后土之方貞　師古注此乃雄自論己心所履行取法天地耳非也蓋謂遭漢之隆天清地寧非若原之天軌不辟也

鳳皇翔於蓬陼兮豈駕鵝之能捷　蓬陼蓬雚雜生之

洲渚言不能提於鴐鵝也提速也當以上下語脉例之

徒恐鶗鴂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為不芳　師古注言終

以自沉何惜芳草而憂鶗鴂非也言何為畏其將鳴先

自隕吾芳耶

昔仲尼之去魯兮至何必湘淵與濤瀨　言進退去就

自有中道孔子不用於季桓子則去及康子名之則歸

屈子亦可去可歸不當必期自沉也與前折衷重華之

語相應

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至奏甘泉賦以風

客謂王音據文選注此客字指蜀人楊莊但雄所與劉歆書疑非真耳　按成帝紀永始二年春正月王音薨三年冬十月皇太后詔有司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諸祠則雄雖嘗為音門下史及薦之待詔又別一人故自序曰客贊誤

相與齊乎陽靈之宮　齊當作側加切

故遂推而隆之至黨鬼神可也　賦家之心當以子雲

此言思之無非六義之風非苟為夸飾也其或本頌功德而反事侈靡淫而非則是司馬班揚之罪人矣

參天地而獨立兮廓盪盪其亡雙　此狀登華之峻非如師古注所云合德

蒙公先驅　文選注如淳曰蒙公髦頭也晉灼曰此多說天子事如說是則此注中孟說為長

及至獲夷之徒　二劉以為烏獲夷羿說勝服虔但此下更有羿氏控弦之文

入洞穴　洞穴即具區之洞庭穴潛行地底無所不通謂之地脉李善引郭璞山海經注得之

炎炎者滅至自守者身全　此言丁傳董賢方將顛仆何足慕也

贊以為經莫大於易至作四賦　觀此可知方言非子雲作

雄素不與事　四字可以核子雲之真矣

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　自莽居攝至此凡十三年子

雲之節有慙龔生然夷之劉歆則失其平矣宋賢抑揚之論幾於夷跖要不若孟堅此贊真實錄也

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為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　安溪師云至韓文公司馬温公曾王諸公之論出而譚之言果驗矣按推重始於張平子

儒林傳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　顔注以所聞令相長丞為句令按史記聞下有一者字自當屬上出入不悖為句也

而請諸能稱者　史記作而請諸不稱者罰是謂罷其受業太常又請行不帥教之罰也若僅為弟子則太常自擇二千石令與計偕何奏請之有

施讎魯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　厚齋云宋景文公引蕭該音義按風俗通姓氏篇混沌氏太昊之良佐漢有乇莫如為常山太守則此莫如姓非毛應作乇字音徒本反

伏生伏生伏生敎濟南張生及歐陽生　伏生既以敎張生

歐陽生歐陽生又授兒寛則鼂大夫所不知者雖十二三其弟子固有明之者今文難通非以女子傳言故失之也

歐陽生寛又受業孔安國　倪寛受今文于安國古文之學自授都尉朝也

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　起其家似謂别起家法司馬貞云起者謂起發以出也則當屬下逸書讀

孟卿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　此所傳戴氏禮皆謂儀禮十七篇

循吏傳漢興之初至稱中興焉　紀吏治行推本君相識其本矣

文翁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至比齊魯焉　假使文翁未久輙罷蜀生學成而歸孰奬勸之乎吏非久任無以責成功也

王成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

吏多為虛名云　宣帝襃成即燕昭事隗之意史家并書此語以窒元始以後上下相蒙之弊黄霸篇詳著張敞奏無非此指務在可否相濟足為後法也

黄霸馮翊以霸入財為官不署右職　霸天材自當絶人然為良吏受尚書未必不自不署右職激發成就之也

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其下　武帝承文景之餘澤故天之報虐也在戾太子史皇孫之凶終光𢚩異已

而因峻刑身歿而族赤人其可多殺哉

京兆尹張敞舍鶡雀至如敞指意　為相而復以興化致瑞自予不亦偪君耶此非若郡守遠且卑無所嫌也故敞言一入即使侍中臨飭計吏不為丞相地耳霸徒知昔者以是褒賞乃欲屢試亦愚而不學哉

又樂陵侯史高至以霸為首　霸為相功名固損於治郡時然宣帝所以任之者不越治郡之務其見待不如丙魏亦遠矣明察之主既久於位事無不習脅欲自攬

威權大臣又皆後出新進豈復能虚已以聽哉　舉太尉非越職丞相事無不統也此宣帝失言但髙非其人霸受責而人不之恨耳

霸死後樂陵侯髙竟為大司馬　史著此者見宣帝必欲恩自已出故霸死始用髙以實將相之官朕之任焉之語顔注謂其適事宜知其一也

龔遂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至天子説其有讓　説其有讓者宣帝之器淺也然厲精圖治與良二

千石共致於政平訟理元成以下能之乎是雖謂皆聖主之德奚愧哉

召信臣奏請上林諸離遠宮館稀幸御者勿復繕治共張　成帝建始元年秋罷上林宮館希御幸者二十五所此用信臣所請非貢公事也

信臣年老以官卒　按百官表徙中少府

酷吏傳郅都至則誅瞯氏首惡餘皆股栗　僅誅首惡法之正也史記誅字作族滅此都所以為酷耳本文首

惡乃謂一郡之首惡非指一家

匈奴患之乃中都以漢法 史記云竇太后乃竟中都

以漢法令去四字似都爲匈奴所閒矣

周陽由汲黯爲忮至而由棄市 汲君子司馬巧宦皆

度外畜由使稔其驕恣終遇申屠凶德相挺爲二子笑

矣

趙禹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至以壽卒於家 不覆案

求陰罪晚節獨以緩名爲平此禹獨以壽卒也 景帝

時賊深者至武帝中為平感歎於民生之不幸深矣

義縱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

者　捕其為可使者即以氣陵之敗壞其功之智非能

為民也

王溫舒擇郡中豪至亦滅宗　此張子高朱子元尹子

心所祖然此可施之一郡發起耳目王莽當天下土崩

乃欲竊用此術責效原涉使涉亦何所施其技哉

其時兩弟及兩婚家至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

此史家之以敘為斷也

楊僕救責楊僕書　此自當在東越傳中雜此非史法也

咸宣諸部都尉　部都尉史記作輔百官表有左右京輔都尉屬中尉當從史記

田廣明上封不害為當塗侯德轑陽侯昌蒲侯　按魏不害封當塗侯表云以捕反者淮陽胡倩侯與此互異

蘇昌以捕反者故越王子鄒起侯亦必公孫勇之黨而

此畧也

田延年　子賓以墨敗雖任刑罰以入酷吏則過

嚴延年昔韓盧之取莬也上覸下獲不甚多殺　此謂

宣帝雖尚法律然欲民無歎息愁恨之心非以多殺為

能者也

尹賞紅陽長仲兄弟　元后傳紅陽侯立父子臧匿姦

猾亡命賓客為羣盜成帝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兆

尹阿縱則師古注中後一說是也

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　古詩結客少年場本此蓋所以為戒也

贊雖酷稱其位矣　稱其位者歸咎於任之者也本馬遷之微辭

貨殖傳師史雒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　街居當如孟說作街巷居民在中則小顔注居在諸國之中為優然以為要衝之所若大街衢疎矣

任氏善富者數世　善字當從史記屬上為讀下文然

字乃可結上更起顔注非也司馬貞曰謂買物必取貴而善者不爭賤價也

故秦楊以田農而甲一州　田宅踰制六條所取漢法嚴安得容此孟康注非也史記曰田農拙業而秦楊以蓋一州不過言其因力田而致富甲一州耳以下數句例之自明

又況掘冢搏掩　史記曰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則搏字當為博如師古後說也

游俠傳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　此言游俠謬託季路仇牧非班生以季路仇牧為可少也華嶠失其本意譏以不敘殺身成仁之為美疎矣哉

唯成帝時外家王氏賓客為盛　王氏用其謀議卒以代漢然則孝武切齒不亦宜乎

萬章石君家破至萬氏反當以為福耶　此亦所以避禍也

樓護護假貸至一日散百金之費　此即樓護先假貸

将以遺宗族耳顔注稍紆回

陳遵初遵為河南太守至臣請皆免　遵以雄才處莽代酒亦有托而逃者也然此奏不以崇廢如遵者不亟彈治嵇阮之禍豈待晉哉

原涉天下殷富至以定産業　容其受亦所以勸廉涉自以為前讓南陽賻送至周閣重門　臣先能知守身之為孝則無此得已不已之舉

佞幸傳淳於長其愛幸不及富平侯張放放常與上臥

起俱為微行出入 放事附見張湯傳後不入佞幸者以張純復顯於建武中也然不掩其惡所以不失為良史

董賢初丞相孔光為御史大夫至立拜光兩兄子為諫大夫常侍 寧為王嘉死毋為孔光生何堪經史家如此揣畫貽笑千載乎

即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 周禮司烜氏注司烜掌明竁則罪人夜葬㽞疏云以司烜主明火掌夜事

既令掌之則罪人夜葬可知故曾子問云見星而行者惟罪人是夜葬之事也

翼姦以獲封侯　翼姦謂輔翼孫寵息夫躬也

賢所厚吏沛朱詡至以它罪擊殺詡　朱詡可配云敞惜乎所事非人漢人尚氣而不知義者多也

匈奴傳自代竝陰山下至高闕為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　自代至陰山憑嶮為塞故趙獨不築長城

秋馬肥大會蹛林　師古注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天

之祭無林木者尚豎柳枝衆騎馳繞三周乃止此其遺法按金源有射柳但不於秋而於夏五月

小者軋　軋之義似當從如淳說

於是冒頓陽敗走至見其羸弱　即上所謂善為誘兵以包敵此蓋冒頓所長也

廼為書使使遺高后曰至以奉常駕　嫚書報書詳載此傅中國不為失體然不若史記直削去之也

其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為寇　前此匈奴

復得陽山北假地至是乃入居河南地故十四年單于
合十四萬衆大入遂至彭陽也
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 至 以備胡寇 此專以備右賢
王也及置朔方開河西四郡則無事此矣
於是漢使三将軍軍屯北地 至 漢兵亦罷 文帝大發
兵者再終不遠追出塞
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 至 築朔方 大軍擊其西
出匈奴不意漢都長安既取河南地則隔絶天險安有

逢火通甘泉之患哉

其明年春漢遣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　再西衛青傳云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俱出右北平以牽綴其東也

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騎仍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　復遣大軍直單于庭北出信教單于益北絶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　此後匈奴計不出此

明年春漢使票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　遣票騎擊其西春小嘗之夏大發兵

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兩將軍擊其東

漢使票騎將軍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　票騎再西前斬三萬級此復降四萬人右王不能軍矣後出代攻左王得首虜亦七萬餘人左王不能軍矣冒頓之盛控弦之士三十餘萬於是幾耗

其種之半偉矣哉

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票騎將軍出代咸約絶幕擊匈奴　昆邪來降則西方無復匈奴故兩軍皆東大將軍遇單于票騎直左賢王也

北至窴顔山趙信城而還　直北

票騎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王將皆遁走　迤而東先解右肩復斷左臂皆票騎之為也

而單于終不肯爲寇於漢邊休養士馬習射獵　匈奴猶休養士馬漢計顧出其下乎使漢武當衛霍大舉之後即有輪臺之悔復修文景之政則六月之雅繼美三代矣

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將三萬騎出酒泉至不利引歸　匈奴益遠徙則漢兵先疲極於寒苦無水草之地兵食亦不能盡達不致人而致於人宜乎其無功也

廼更謀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　馬宏姓名賴此

傳不沒

明年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為四隊至漢無所失亡

自馬邑啟釁以來漢之得策未有如此役者

右賢王犁汙王四千騎分三隊至大破之　二萬騎分四隊猶以勢分力弱為漢所敗況分四千騎為三隊乎

匈奴既數困國中亦無一知兵者宜其漸為漢所臣服也

使長其衆居右地　右地疑作左地

郎中侯應論邉事狀　十條一字不可遺忘侯應材未減朝錯也

莽將嚴尤諫曰至且以創艾胡虜　賈讓治河嚴尤禦胡所陳三策皆百代之龜鑑五難字字洞見兵勢與侯應論邉備不可罷足以匹敵合之趙充國金城留屯便宜十二事略盡制禦外夷要務矣　蔡邕議鮮卑事云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前賢重之如此

贊 該本末見表裏立論如此真良史矣

夫賦歛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 後世議和議欵不出此一語

是以聖王禽獸畜之至 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嚴尤三策皆包於數語之中

兩粤傳趙佗其衆半羸 史記作其西甌駱裸國則羸者羸之譌也顔注非

且先王言事天子至 亡國之勢也 錢俶恨不早聞斯

言然天子其肯但已乎故曰日月出爝火息

無諸揺姓騶氏　史記注徐廣曰騶一作駱然則甌駱之名其以此乎

王閩中故地都治　按朱育傳漢滅東越以為治治之為縣在國滅之後又其民盡徙故領於會稽之東部都尉史因後日之名書之

朝鮮傳自始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為置吏築障　箕子之後已滅於燕矣

使馭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　涉何多事誤邊計當以為戒

贊三方之開皆自好事之臣　此已為隋煬帝唐太宗室其流矣

西域傳西夜國王號子合王　後書云西夜國一名漂沙漢書中誤云西夜子合是一國今各自有王

烏孫國遣使者至烏孫先迎取聘　先迎取聘則是貪得其馬羸矣此舉辱國莫大焉

舍上林中學烏孫言　先是細君以語言不通而悲愁故學烏孫言而後遣嫁也
遣使者案行表　溝洫志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注謂表記之令今之豎標是
雖不指為漢合於討賊奏以為堅守都尉　因而旌之則恩威皆歸於漢
自烏孫分立兩昆彌後漢用憂勞且無寧歲　烏孫之事以蕭望之議為當史家終書此語為誡深矣

贊　通西域城郭諸國與收河南地置朔方郡及開河西酒泉之地不同乃聽一時浮説勞敝中國而無實效者也此贊亦洞悉備邊長計當與匈奴傳贊竝書御屏

唐太宗不熟復之耳

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　其去隋煬帝葢一間耳特養民五世德澤深厚非楊氏簒盜得國以峻刑強刼天下可比武帝天資尚異煬帝之愚愎賴有晚節之悔故漢存而隋亡然史

家備書之亦足以為萬世烱鑒矣

雖屬匈奴不相親附至　亦何以尚玆　起處乃敘當時廟筭之誤至此孟堅始斷以己意而言光武所以得與於孝武所以失示後人當謹守此意勿復蹈前漢覆轍也

外戚傳孝惠張皇后以公主女配帝為皇后　楚成無別是以不沒漢承秦後有夷風焉妻其自出

少帝恒山淮南濟川王皆以非孝惠子誅獨置孝惠皇

后　按前所立者自吕后時已幽死此云少帝恒山即恒山王一人吕禄女亦竝誅故云獨置孝惠皇后

孝武衛皇后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　師古曰軒謂軒車按長廊有窗而周廻者曰軒此軒中葢屋也豈有帝方宴飲時上車更衣者乎

孝武李夫人大將軍霍光縁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何不用鉤弋乃使倡袝廟乎漢大臣寡學至此

飾新宫以延貯兮　新宫即設帷帳也

孝昭上官皇后有詔外人侍長主　詔使侍主故燕王旦得為請爵號此霍光不學失之始也

后年十四五云至立孝宣帝　覲廢昌邑時言動后亦明智夙成信昭帝之匹也

宣帝即位為太皇太后　元訛為宣當如劉原父說

孝宣霍皇后上亦寵之至昌成君者為平恩侯　宣帝深沉如此

孝元王皇后家凡十侯　按元后傳云後又封太后姊

子淳于長為定陵侯王氏親屬侯者凡十人則師古注中後說是

孝成趙皇后封御史中丞印　御史中丞在殿中蘭臺周禮小宰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鄭氏曰若今御史中丞蓋漢宮中事皆御史中丞所掌故用其印封

事不當時固爭至此臣所深痛也　但當申明數語如王尊之劾匡衡耳　尊號已定謂趙氏已稱太后

孝元馮昭儀數禱祠解　解禳而解之也師古音懈非

張由以先告至從合浦云　平帝初立但罪張由史立不聞追復宜鄉爵邑及孝王后中山太后之號蓋以王氏自鳳廢野王與馮氏亦有怨故也使宜鄉侯平帝時尚在必為莽所深畏亦夷滅之不能一刻緩矣

中山衛姬莽欲顓國權懲丁傅行事　懲丁傅者太后之意假以顓國權者莽之私其後莽不惜一宇益堅太后委仗盡夷衛氏而孝平遂在莽股掌之內無所忌矣

又令共王祭祀絶廢　謂從定陶王景爲信都王也
元后傳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　獨提王莽起筆力高
以太后崩後十年漢兵誅莽爲全傳首尾關鍵
時太后從弟長樂衛尉宏子侍中音獨側聽具知章言
以語鳳　音語鳳此人之情也勸之以退而不貪副相
之寵則庶乎君子矣
初譚倨不肯事鳳而音敬鳳卑恭如子　鳳宗子也音
可以傲乎譚本庶孽緣恩澤得封倨不事長内行先衰

使得秉政必凌侮同列結怨天下先丁傅而敗矣史家之言固不可徒知其一也雖然音敬鳳不爲非若音子舜之於莽則又昧弑父與君亦不從也之義
諫大夫楊宣上封事　楊宣之言固屬婦人之仁然使哀帝不任董賢倉卒之際王氏無以秉時竊柄則留一二人以娛東宮何嘗非厚道哉
協於新室故交代之際　室字疑衍　宋祁曰熙寧監本作協於新淳化本作新室按此黄氏麻沙本所載然

宋景文公卒於仁宗時遺奏請擇宗室為匕鬯之主安得見熙寧監本耶姑存此說以見宋本固有與予意同者矣

立少子丹為中山太守　後書王丹別是一人

王莽傳　後漢張衡以為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為元后本紀此說非也居攝以後莽不復禀承元后非產祿當呂后之時可比若元始五年以內雖曰元后臨朝政由莽出然平帝非子宏等

可比遽以元后著紀又奪漢太速唯云更始居位人無

異望光武初為其將然後即真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

武之初斯則為編年之史者當參取焉孟堅於律歷志

大書更始帝於光武之前固已不沒其實矣然更始倉

猝本因伯升光武之資光武非假更始之爵位士馬以

立基本昆陽既摧百萬之衆三輔響應誅莽而迎更始

更始不克負荷以致赤眉復亂故都焚蕩園陵殘毀光

武綏輯河北辭不赴徵卒能興復炎祚為克家之子以

高文為重則不得不貳於更始可以告諸皇天后土無慚德也

使迎中山王奉成帝後是為孝平皇帝　莽輙敢不為哀帝置後而以孝平上繼成帝羣公於此時無能折奸臣之萌者何怪其馴至於攝位即真廢漢為新也

安後復徵召之　安後謂國家少安之後師古注安猶徐也恐非

其令公奉舍人賞賜皆倍故百姓家給人足　內使上

自羣公下而舍人皆知附莽為利乃復益樹黨使四海皆頌慕之

上尊宗廟至無所不施　上尊宗廟謂奏尊元帝廟為高宗以謟惑太后下施恩澤以明自言願須百姓家給非空言飾讓示信衆庶也

莽欲以虛名說太后至受身為國　太后亦與莽俱化共相為偽

莽復自白宜博選衆女　與前受安漢公號同術

藉假遺詔至其不難矣　八句又虚設丁傅董賢不然之罪以張大莽功遂誣往宼者言平帝必因馮太后故不得立也

晏平仲不受輔齊之封　左氏春秋傳襄二十八年齊慶氏亡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不受

使者廹守皆自殺死者以百數海内震焉　先以恩結復以威震

平作二句　書厥般平作字當為釆也

元始五年五月庚寅九命之錫策　潘勖九錫文合竦

秦與此策為之

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　通梁漢道者即莽

所為顏前說是也第不當竝舉在宜慶二州界者耳劉

奉世盡非之又誤

泉陵侯劉慶上書至宜如慶言　居攝之請發於平帝

當陽之日然則帝雖幼而常年被疾其見鴆於莽無可

疑者

莽徵明禮者宗伯鳳等與定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　雖曰欺偽然臣為君服喪三年唯元始後嘗議行之矣

太保舜謂太后事已如此無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止至此遂明目張膽扼孤兒寡婦之吭而奪之

以武功縣為安漢公采地　武功縣曰漢光邑光武皇帝受命中興之祥

三月已丑立宣帝元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　先為

攝皇帝而後立嬰不復令有君臣之分也又止立爲皇太子不正其君之名則子奪惟莽也

安衆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至海内必和　創舉大義者自長沙之後卒歸舂陵天命之矣

遣王邑孫建等八將軍擊義分屯諸關守阸塞　不遽與戰竊用脩侯制吴楚之策也

莽母功顯君死意不在哀令太后詔議其服　自古權奸貪位奪情自王莽始前朝羅彛正趙汝師之流不知

曾引以為戒否

漏刻以百二十為度　亦用夏賀良偽書也

莽至髙廟拜受金匱神嬗　莽欲即真亦何事此蓋亂賊之尤鄙暗者後又求輿盛以實之致豐歆羞與等列腹心先敗不待於地皇四年董忠王涉之謀也

以十二月朔癸酉為建國元年正月之朔　魏曹叡景初元年改用建丑之月為正凡三年而子芳嗣魏位改元正始復用建寅之月為正雖以叡忌日在正月為辭

其亦以莽嘗自謂代漢得地統中覺而改耶

莽策羣司曰　凡誦莽及莽策命羣下之辭皆可從刊削固不免於記緐志寡也

德祥發於漢三七九世之後　孝惠孝文為一世哀平為一世蘇林注謂九天子非也

五威將乘乾文車至服飾甚偉　莽侈然遠追唐虞而五威服飾稱名則三苗之妖誕矣

拜爵王庭謝恩私門者祿去公室政從亡矣　莽深畏

備其下故有第六條

初設六筦之令至秉傳督酒利　莽即真一年後當四方無虞而桑孔壹切苟且丐奪之政已無所不用其何以久

初甄豐劉歆王舜為莽腹心至皆驛車載其屍傳致云

諸人之始止以不能得之太后故借附莽以速化一時利合耳實亦何甘為莽北面不知大權既盡入莽手諸人安能禁其篡奪一朝隙開還自相屠生為叛賊死

為愚鬼始不以正何望有終哉

先是莽恐河決至故遂不隄塞　莽事事期以利己故百姓不附

以新為心後又改心為信　此古音信與新同之證

予以二月建寅之節行廵狩之禮至行廵狩之禮　莽至明堂猶横𢶍五日况肯出行萬里耶皆虚為此文以示墜典無所不舉又借臣下之言輟行仍言天鳳七年當出上下相蒙益彰姦偽而乃有愚蔽之甚私喜其術

者此南北五代所以多故也

州長各一人　州長準周官與前州牧準虞書者不同劉奉世以為衍州字者誤也故下文亦稱六州

誠恐一旦不保中室　中室即前王路堂後閣更衣中室也時臨出在外第故云不保中室舊說則李竒猶近之

夫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　四語蓋古有是言而莽引之不謂宋人復從而祖述不已也

更始將軍史諶將度渭橋皆散走諶空還　史諶其後妻之父故莽信而使將不明其能戰與否也

時莽紺袀服　袀是戎服與均同杜預云戎事上下同服按地皇元年莽令郎從官皆衣絳當嫌漢家尚赤故其服獨止為紺也

敘傳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為號　師古曰子文之子鬬班亦為楚令尹按春秋傳作般與班同非敘令尹子元之申公鬬班也

沈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　沈湎二語對引滿舉白式號二語對談笑大噱慶未得其云已　師古注慶發語辭又云人之餘慶資以積善三行之内前後異解

若肖彭而偕老兮訴來哲以通情　謂死而不朽不啻彭老之壽可以俟百世後之人也注非

賓戲　此文更簡十之三使不徒以詞勝則起人意矣

時闇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　此本禮記中庸篇闇然

而曰章也注非

述高紀罔漏於楚　謂陳勝項梁首難遂竝起亡秦也

師古注謂高祖漏楚之罔迂謬甚矣

項氏畔換　注中孟說是

述惠紀高后紀罔顧天顯　謂殺三趙王及燕王也

述元紀優繇亮直　師古曰亮直謂朱雲也按朱雲事

在成帝時注誤

述成紀孝成煌煌至如圭如璋　徒稱其儀貌則爽德

可知也

述溝洫志商竭周移至北亡八支　此敘獨謂九河之亡在秦漢之間其說近之

述酈陸朱婁叔孫傳禮義是創　義疑作儀

述景十三王傳承文之慶　長沙之後光武中興中山之後昭烈分鼎皆文之慶也

述趙充國辛慶忌傳營平皤皤立功立論　言其言并可為萬古法也

述魏相丙吉傳天誘其衷慶流苗裔　言吉之保全宣帝天啓之也

述蓋諸葛劉鄭毋將孫何傳寶曲定陵竝有立志　有立志謂不撓於鍾廷尉鍾威不入闗卒收之非若寶之言及杜穉季而氣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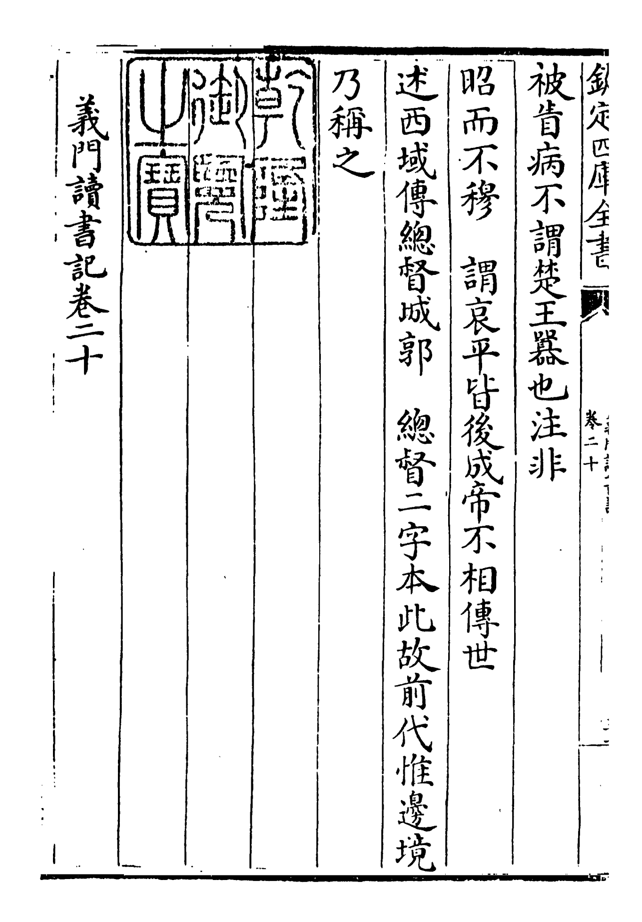
述蕭望之傳見蹟石許　見蹟於石顯史高耳許字乃不經校勘之過或本史字傳寫訛

述宣元六王傳楚孝惡疾　馮昭儀傳注中言平帝幼

被肯病不謂楚王囂也注非

昭而不穆　謂哀平皆後成帝不相傳世

述西域傳總督城郭　總督二字本此故前代惟邊境乃稱之



義門讀書記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義門讀書記卷二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朱續曾

義門讀書記卷二十一

翰林院侍讀學士何焯撰

後漢書

光武帝紀　且王莽敗亡已兆天下方亂遂與定謀　若敗亡未兆而先之則徒為劉信翟義矣

十月與李通從弟軼等起於宛　起宛書月

更始元年正月甲子朔漢軍復與甄阜梁邱賜戰於沘

水西大破之斬阜賜　光武紀中大書更始元年縁莽既破滅光武又未建號不書更始事無所繫故也　阜賜死漢帝立莽乃懼故晋書曰

初光武為舂陵侯家訟逋租於尤　注所引東觀記壬寅前書作乙未朱福即朱祜

光武笑而起　諸將無識不窮追爭之無盐也故笑而起

尋邑自以為功在漏刻意氣甚逸　以驕惰當必死

六月己卯　昆陽一戰光武王業所基書日

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　偏敗衆擕故急奔

之

九月庚戌三輔豪傑共誅王莽　莽誅乃復漢所始書

日

十月持節北度河　北度河書月

二年郎遣將倪宏劉奉率數萬人救鉅鹿光武迎戰於

南䜌　通典唐鉅鹿漢南䜌地漢鉅鹿縣今平鄉也

五月甲辰拔其城誅王郎　誅王郎則河北定光武始有土書曰

自是始貳於更始　更始倉卒所立才下政亂不可輔也貳於更始乃可光復高祖之業此為審輕重是非

梁王劉永擅命睢陽至悉破降之　此皆聖公所不能辦者光武取天下於羣盜之手故先撮聚之

敕令各歸營勒兵至由是皆服　令其歸營勒兵即以輕騎按行制御在我不暇別生他謀故但感其推誠而

在光武仍非以危地自試也

使吳漢岑彭襲殺謝躬於鄴至光武亦令馮異守孟津以拒之　殺謝躬後與更始遂絕既定河北又得銅馬之衆可以自樹無所瞻顧也

建武元年立前孺子劉嬰為天子更始遣丞相李松擊斬之　當時可假以為名者惟嬰而更始為之驅除

於是諸將議上尊號　既與更始之兵相攻破斬其將不建大號則名不正矣於是二字緣上事為文下文云

今此誰賊而馳騖擊之乎謂不即尊位則與羣賊無異何以名其為賊而擊之也

光武於是命有司設壇場于鄗南千秋亭五成陌　鄗𭅈曰禾成亭當時即位于此葢亦取與光武名相應也

六月已未即皇帝位　即位書日

以對王令王梁為大司空　以讖文起拜此蹈王莽之謬高祖必不為也　按梁居位八月而免然中興之初舉錯豈可不慎于始哉景丹傳云世祖即位以讖文用

平狄將軍孫咸行大司馬衆咸不悦咸以未真拜故不見于紀

梁本彭寵所遣以無功居三公而寵亦觖望卒至于反

以前高密令卓茂為太傅 按茂本傳注云今洛州密縣則是左傳所謂新密此云高密者誤衍高字而注因以誤耳亭林亦云

冬十月癸丑車駕入洛陽 入洛陽書日

二年惟諸將業遠功大至日慎一日 懲更始諸將放

縱故首以此告之

大破五校於蕭陽　注云蕭陽聚名屬魏郡又引杜預注左傳卒於戲陽句云內黃縣北有戲陽城戲與蕭同

按說文墨翟書義從弗魏郡有蕭陽鄉讀若錡則蕭與戲不同

六年詔曰頃者師旅未解至三十稅一如舊制　觀此詔光武所以能削平盜賊不憂轉漕者以軍士屯田韓浩棗祗襲用其智耳

七年詔曰今國有衆軍_至令復還民伍　此制一罷則兵農遂分不可合一有養軍之患矣　按翟義誅王莽以九月都試日勒東郡車騎材官士起光武初與李通定謀期以材官都試騎士日刼前隊大夫及屬正號令大衆其罷此制蓋恐州郡各有兵衆復將因以爲資所謂懲噎廢食者也

十一年初斷州牧自還奏事　天下始平務在休息故并自還奏事亦斷之也

十二年威虜將軍馮峻拔江州　馮駿與峻前後互異

十三年詔曰長沙王興至茂為單父侯　注云以其服屬既疏不當襲爵為王非也以人臣受封不加王爵故改封公侯耳下又降趙王良為趙公可謂服屬疎乎真定王名得與德前後互異

行大司空馬成罷　行大司空按如下劉隆行大司司馬例當有事字然陳承祚三國志中皆作行某不着事字

其外戚恩澤封者四十五人　中興之始以外戚恩澤

封者即有四十五人所以復有竇梁之横

十四年是歲會稽大疫　古今注以為十三年

十六年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盗自相糾擿至邑門不閉

盗賊始起用此法可以即時解散田況之謀則施之

既久且盛者也

二十三年春正月南郡蠻叛遣武威將軍劉尚討破之

徙其種人於江夏　徙蠻與徙羌同幸無變耳其原則

自武帝徙甌越于江淮之間始也

遣使詣河西内附　宣帝時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故詣西河内附

二十六年春正月詔有司增百官奉　邊郡獲安經費益省故增奉勸廉則内治亦加修矣

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　因不知其處一言愚者遂為疑冢

遣中郎將段郴授南單于璽綬令入居雲中　自郡縣之後裔夏不相謀此又為易代之禍始

二十八年夏六月丁卯沛太后郭氏薨　此緣下捕王
侯賔客書廢后薨例不見于紀也
詔死罪繫囚皆一切募下蠶室其女子宮　民少故通
以肉刑之意
中元元年遷呂太后廟主于園四時上祭　此但黜其
配食未嘗貶其尊號也
明帝紀永平三年是歲起北宮及諸官府　光武時止
起南宮前殿至是始起北宮及諸官府去建武十四年

又二十四年具不輕用民力如此

八年初置度遼將軍　前書昭紀元鳳三年以中郎將范明友為度遼將軍此注與南匈奴傳注中皆誤作武帝

十八年北匈奴及車師後王圍戊己校尉耿恭　己字衍時關寵為己校尉下章帝紀同

章帝紀建初七年因涉郡界至動務省約　帝雖動務省約然廵幸亦太頻頻矣

元和二年又詔三公曰方春生養至稱朕意焉　此等詔令不減文景

加賜河南女子百戶牛酒　注姚察云女子謂賜爵者之妻臣賢按此女子百戶若是戶頭之妻不得更稱為戶此謂女戶頭即今之女戶也天下稱慶恩當普洽所以男戶賜爵女子賜牛酒按以女子百戶為女戶說似近理然考之前書凡賜爵而更賜牛酒者則有女子百戶之文其但賜牛酒者則或書賜民百戶牛酒或書吏

民五十戸牛酒明女子百戸為賜爵者之妻非女戸矣惟此詔女子百戸上有經曰無侮鰥寡惠此煢獨加賜河南女子云云則或當如章懐之說也詔文有河南字亦不得普洽天下但賜河南尹所屬縣女子耳

三年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者廩給如律　當令二年春產子復三歲姙身賜胎養穀事觀之周禮大司徒之職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注曰產子三人與之母二人與之餼十四以下不從征此葢王

政之最急者也　漢律本有此條今舉行之蓋緣俗吏視為不急中失墜耳無父母親族所謂養孤子也有子不能養食者如後世收育嬰兒雇人哺之漢代官為廪給則不必通都大邑始有好義者為之無棄子不舉之事矣賈彪為新息長按婦人殺子者蓋當桓帝時此政已廢桓帝采女無數卒以無後宜哉

章和元年月氏國遣使獻扶拔師子　西域傳月氏作安息扶拔作符拔意其與下卷和紀章和二年所書本

為一事兩紀中複出致誤耳

和帝紀孝和皇帝諱肇　注伏侯古今注曰肇之字曰

殆肇音兆臣賢案許慎說文肇音火可反上諱也按今

徐鍇臣所校定說文直去火可之音又無一語證明後

此字書亦遂仍之恐昧多聞闕疑之意也

永元二年復置西河上郡屬國都尉官　注十三州志

曰典屬國武帝置掌納匈奴降者也哀帝省并大鴻臚

故今復置之按光武紀建武六年罷郡國都尉官故屬

國都尉亦省此復置之與典屬國何與

四年竇憲潛圖弑逆至到皆自殺　和帝誅竇憲時年十四其斷可比昭帝之明亦得清河王慶為助時慶年長于帝一歲

安帝紀恭宗孝安皇帝　按和帝既不冠以穆宗此紀恭宗二字為衍又祭祀志云安帝以讒害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奏後以自建武以來無毀者故遂常祭因以其陵號稱恭宗故此紀仍前史廟曰恭宗之文未

及刊削然獨無尊字尤與以前諸紀迴異明是不知者謬加也

引拜帝為長安侯　宣帝先封陽武侯然後即位此漢家故事也

不以父命辭王父命　不以父命辭者引傳文見不必受命於慶也

其以祜為孝和皇帝嗣奉承祖宗　嗣和帝不嗣殤帝從殤禮也

永初三年三公以國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錢穀 至各有差 粥賣官爵之始三公者太尉張禹司徒夏勤司空張敏也

元初二年太尉司馬苞罷 注謝承書曰會司徒楊震為樊豐等所譖連及苞苞已骸骨未見聽以疾罷也按永寧元年十二月劉愷罷楊震始為司徒苞之罷在其前六年甚矣謝書之失實也

建光元年復斷大臣二千石以上服三年喪 即此一

節安帝之昏謬可見陳忠傳云宦豎不便之從尚書令祝諷尚書孟布議也

延光三年告祀二祖六宗　六宗謂太宗世宗中宗顯宗肅宗穆宗也中興後孝元不復稱宗孝和穆宗之號至獻帝時始省注誤

四年北鄉侯懿　注東觀記及續漢書並曰北鄉侯犢今作懿蓋二名按懿似改名不以畜牲之意也

順帝紀永和元年登雲臺　此靈臺也緣近下避火雲

臺而誤

冲帝紀永嘉元年　永嘉宋史慶長以邛州蒲江縣發地所得石刻作永憙定為永嘉之誤按左雄傳中有迄于永憙察選清平之文則永嘉者永憙之誤也

質帝紀本初元年大將軍梁冀潛行鴆弑帝崩于玉堂前殿年九歲　此用春秋殤公孔父書法

贊保阿傳土　謂聽中官得以養子世襲

桓帝紀建和元年欲立清河王蒜為天子至自殺　清

河之死與趙宋濟王竑事相類自是改清河為甘陵黨錮之禍由此地起遂以亡漢吁可畏哉　黄巾反安平甘陵人各執其主以應之

二年嘉禾生大司農帑藏　生大司農帑藏可徵信者故不得異其文也

和平元年春正月甲子大赦天下改元和平己亥詔曰至則所望矣　若以甲子下赦則己亥歸政當在二月疑日有誤　宋本己丑

延熹二年大將軍梁冀謀爲亂　梁冀兇恣奢僭罪莫大焉以本傳觀之末謀爲亂也班陳則書法必審

初置秘書監官　置秘書監太常博士所傳之秘書經牒皆典校之

三年車騎將軍單超薨　單超亦書薨

四年占賣關內侯虎賁羽林緹騎營士五大夫錢各有差　永初攝政爲賣爵之始桓猶因飢旱踵之靈遂以爲市并賣公卿守相而國以亡矣

六年康陵東署火　此康陵似是平帝陵

靈帝紀建寧元年中常侍曹節矯詔誅太傅陳蕃至皇

太后遷于南宮　唐甘露之變與此役畧同

二年尊慎園董貴人為孝仁皇后　桓帝自梁太后崩

乃尊博園匽貴人為孝崇皇后今則竇太后遷南宮故

即上尊號也

四年七月癸丑立貴人宋氏為皇后　按禮儀志注中

載蔡質所記立后儀下詔之日非癸丑乃乙未太尉奉

璽綬者乃聞人襲非李咸疑范氏誤

六年市賈民為宣陵孝子者數十人　以小民而冒宣陵孝子之號此帝系將降為庶人之兆也

太常河南孟𧟰為太尉　蜀志孟光傳注引續漢書云郁中常侍孟賁之弟

光和元年太常常山張顥為太尉　續漢書云張顥中常侍張奉弟

初開西邸賣官　至卿五百萬　賣公卿雖靈帝亦知其

不可也假託左右以欺天下然書之史冊萬世孰能掩哉　謂之修宫錢見劉陶傳令中使督之名曰左騶見羊續傳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見崔駰傳末崔烈入錢五百萬為司徒所謂以德次者半之也亦有其人本非以入錢得官横從乞索者李燮傳擢遷河南尹時既以賄賂為官詔書復横發錢三億以實西園燮切諫乃止是也其詳備于張讓傳中

四年領受郡國調馬　調馬謂調良之馬猶言過馬也

注謂徵發似誤

中平元年春二月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其部帥有三十六萬　三十六方見皇甫嵩傳不知何日訛寫為万復緣注引續漢書語相沿不察也

四年是歲賣關內侯假金印紫綬傳世入錢五百萬

光和元年已賣關內侯此則并傳世也

六年并州牧董卓殺執金吾丁原　至董卓廢帝為宏農王　此處書董卓事未分明

獻帝紀賜公卿以下 至 以補宦官所領諸署 注靈帝建寧四年改平準為中準使宦者為令按事在熹平四年非建寧也

董卓為相國 為相國上脫一自字

詔除光熹昭寧永漢三號復還中平六年 革除建文年號事與董卓同

初平元年三月乙巳車駕入長安幸未央宮 宋本未央宮下有是日晝晦有翟雉飛入宮獲之十二字

又恭懐敬隱恭愍三皇后並非正嫡不合稱后皆請除尊號　當時不弁孝穆孝崇孝元孝仁四后號正之何也

三年袁術遣將孫堅至瓚軍大敗　如袁孫相攻之類非關興滅皆不足書

東郡太守曹操大破黄巾於壽張降之　是役也鮑信等迎操領兗州牧遂以兗州為代漢之資宜書操自領兗州牧

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　潘岳西征賦作傕汎則汜字從卩從巳者非

四年六月華山崩裂　漢之亡徵華皆崩

興平二年李傕殺樊稠而與郭汜相攻　傕汜事皆項

眉詳書于紀不知所裁

建安元年鎮東將軍曹操自領司隸校尉録尚書事

曹操奉迎亦當分明叙出

封衛將軍董承為輔國將軍伏完等十三人為列侯

輔國將軍非封號以董卓傳互校董承下衍一爲字

曹操自爲司空至百官總已以聽　此時操之逆迹未著不當遽書自爲　是年徐州牧陶謙表劉備爲豫州刺史謙卒備遂領徐州後附之以承漢祀宜書

七年袁紹薨　袁紹亦當從死例

八年初置司直官督中都官　省司直所以抑損宰相之權令曹操復置之以自輔

十一年濟北北海阜陵下邳常山甘陵濟陰平原八國

皆除　因事除八國所以削漢之枝葉

十三年曹操以舟師伐孫權權將周瑜敗之於烏林赤壁　烏林之役紀實當並書劉偹操亦未涉孫權之境不得云伐權　操既敗還劉備據荆州上表子琦領牧

上孫權領徐州宜書葢由此三分之勢成矣

十七年馬超破凉州殺刺史韋康　既書破凉州殺韋康淵之破超何獨漏畧

十九年曹操殺皇后伏氏滅其族及二皇子　注山陽

公載記曰劉備在蜀聞之遂發喪按載記之說無據

皇后紀　東京皇后竇鄧閻梁竇何臨朝者六其間殤帝北鄉侯沖帝質帝皆未嘗親政鄧后既立安帝復臨朝者十六年遂終身稱制作皇后紀為得其實雖後人所不必效然范氏自合史家之變未可議也　史記索隱外戚世家注云王隱則謂之為紀而在列傳之首

進賢才以輔君子　注關雎憂在進賢不淫其色按憂在進賢蓋指內職而言作者又合卷耳小序內有進賢

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以立說
閨房肅雍險謁不行也　肅雍對後妖幸險謁對後外
姻詩正義云私謁者婦人有寵多私薦親戚葢六朝相
傳如此解也
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　以下專論臨朝之謗外姻
亂邦兩漢之患尤深也
抑明賢以專其威　如梁冀忌清河王蒜嚴明徵至京
師復捨之而立質桓二帝也

郭后紀光武擊王郎至真定因納后　光武初納郭后本以結劉楊出于權計非由嘉耦故不終厥位事在劉植傳中

陰后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引詩言以舊恩非新寵也

馬后紀又數為權貴所侵侮至求進女掖庭　嚴此舉殊謬妄未可以後之得福從而是之

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　開創之主功德隆盛皇子亦時有賢勞繼體之君其子未可舉以為例明帝此言

萬世之法也此條當載明八王傳中范縶于此者欲與
不許封外戚詔相應耳
自撰顯宗起居注　殆是今時內起居注之屬
竇后紀　馬竇事事相反禍福自求法戒備矣
儀比敬園　注敬園安帝祖母宋貴人之園也按此即
謂章帝敬陵之園也豈得反以後事為比注殊誤
鄧后紀　和熹傳全無裁制
使修石臼河　使修當作罷修

又詔中官近臣於東觀受讀經傳至朝夕濟濟　中官
得以竊政乃自兹始
平望侯劉毅以太后多德政至以崇陛下烝烝之孝
此文何所取而載之
其耆宿者皆稱中大人至絶屬籍　中大人之語康傳
既詳此亦宜畧
論然而建光之後王柄有歸　后崩在未改元之前注
云建光之中者誤建光紀元亦不及經歲也

沖后紀太后寢疾遂篤至其各自勉焉 順烈既得疾乃始歸政蓋亦稱制終身矣

質后紀以帝弟平原王為喪主 居于博陵以平原王為喪主雖失禮之中猶存不二統之義

竇后紀太后素忌忍至遂殺田聖 后無母天下之德故家不嘗福武以忠被戮崩後宦官追怨之幾不成喪又欲別葬之不配祔桓帝賴李咸陳球正議乃不能奪事詳陳球傳

董后紀帝使中常侍迎貴人至居南宫嘉徳殿　尊崇
本生母至靈帝又一變然尚居南宫雖桓思爲官豎遷
徙亦未與之抗行蓋仍畧存不二統之餘風焉
皇女不足别載故附于后紀末　新唐書採此例
皇女華適不其侯輔國將軍伏完　注完伏湛五世孫
按伏皇后紀及湛本傳注中五世五字誤當作七世

義門讀書記卷二十一

義門讀書記卷二十二

翰林院侍讀學士何焯撰

後漢書

劉聖公傳論周武王觀兵孟津至斯時有未至者也

漢諸劉共起誅莽以順討逆豈商周可比

固亦幾運之會也　使止由幾運則不必歸劉氏矣

王昌傳久守王饒至屯其郭北門　王郎衆少無他救

徇下州縣皆觀望持兩端故可進兵直薄城下郎誅則河北定矣

隗囂傳劉文伯在邊 注文伯盧芳字也按芳傳云自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盧芳乃真氏名耳芳有字曰君期 囂賓客掾史多文學生每所上事當世士大夫皆諷誦之 漢世重文學如此故東京之文自和帝以前尚非後世所及

論夫功全則譽顯至或未聞焉 范氏所見如此故終

以叛誅

公孫述傳述遣戎與將軍任滿出江關至竟不能尅

壯不能定三輔東不能取荆州述事去矣屏蔽一撤相

隨爲係虜耳

述騎都尉平陵人荆邯見東方漸平兵且西向說述曰至

冀有大利　邯策之晚矣此在李育未敗之時可以

耀武廣境耳

遇更始政亂復失天下至以爭天命　公孫欲用蜀以

并楚亦宜在此時東方漸平則天下之望皆歸洛陽矣陛下以梁州之地至將有王氏自潰之變　武侯所謂坐而待亡者也故元遜並舉言之

帝使諸將攻隗囂至蜀地聞恐動　述不悉蜀之衆自將以救囂亡形成矣蓋述材尤出囂下徒有吏幹不識攻取大略又非生長兵間不敢出成都一決也

宗室四王三侯傳齊武王縯皆畫伯升像于塾　塾字傳寫之譌當從東觀記續漢書作埻

論若夫齊武王之破家厚士 至 而痛明堂之不祀也

當時若尊立伯升入關取莽則天下服從何至群盜蔓延毒流海內生民之禍烈於秦楚之際哉新市平林諸將皆盜賊小人固不可與共大事也是故君子慎始

北海靖王興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 此草書即史游章草也

李通傳李軼後為朱鮪所殺 軼陷伯升身死朱鮪之手事與葛相之處孟達相類

鄧禹傳平定山西　此時河東已名山西然特此一郡在太行西耳

獨與二十四騎還　二萬衆止與二十四騎還違勑而以飢卒徼戰之謬也欲功自已成而反致敗散其猶執之不堅之過歟

定封禹為高密侯　帝王世紀禹字高密仲華之封邑世祖殆以相嘲耶

各使守一埶　一埶一經也

訓議者咸以羌胡相攻至不宜禁護　禁護其時為我用者使其力足以相攻爾議者之言似是而非也

騭遣五官中郎將迎拜騭為大將軍　騭既知戒懼出師無功何不深自刻責力辭新寵

時遭元二之災　趙明誠金石錄据漢司隸陽厥開石門頌有曰中遭元二西戎虐殘橋梁斷絶若依注讀為元元則為不成文理疑當時自有此語注未必然也洪容齋云安帝永初元年先零滇羌叛郡國地震大水騭

以二年十一月拜大將軍則知所謂元二者謂永初元年二年也　位次在三公下特進侯上　前鄧禹以特進奉朝請即特進侯也下贈宏位特進亦以班位言之注謂在特進及列侯之上誤

謀立平原王得　平原王得當作翼安紀及章八王傳可据得又無子麂以翼爲嗣安帝緣此貶翼爲都鄉侯也注未改正

論斯樂生所以泣而辭燕也　泣而辭燕注中不引報

惠王書謬矣

寇恂傳建武二年恂坐繫考上書者免　恂守河內不過二年遽以文法罷免光武未為能盡人之器用也

馮異傳李文豈能居一隅哉　一隅謂河北注誤

臣本諸生至固敢因緣自陳　此書足以見世祖度量不能同符高祖然臣下謹畏保身之道則當以異為法

岑彭傳無為而化至岑君遏之　伐枳棘遏蟊賊豈真無為耶先去其害政者以簡撥煩而已

贊膠東鹽吏　膠東以縣掾迎鹽耳豈可直謂之鹽吏

吳漢傳漢先令辯士說陳康曰至此計之至者也　說康語甚凡可不載

耿弇傳又兄弟無在京師者至帝善之　韓信獨當一面何嘗有子弟入侍有以見光武之不宏也

東紀以操將篡漢至夷三族　鄧氏恨少此人

贊分比凶狄　分謂匈奴自此分為南北

王霸傳蘇茂客兵遠來至善之善者也　大用之即司

馬宣王之拒武侯也

霸在上谷二十餘歲　世祖于邊將亦久任如此

祭遵傳遵為人廉約小心至帝以是重焉　不改恭儉之素

彤彤之威聲至乃悉罷緣邊屯兵　久任之效

任光傳可募發奔命至則兵可招而致也　此外裔所以易盛也初起時不得不為此權計

李忠傳六年遷丹陽太守至十四年三公奏課為天下

第一　為丹陽太守者八年政教大行

邳肜傳明公既西則邯鄲臣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　時王郎方据邯鄲邯鄲二字疑有訛當作二郡臣民　通鑑作邯鄲勢成下城主作成主

朱祜傳　注東觀記曰祜作福避安帝諱按孝安諱祜作祐者傳寫之訛也本記及說文可据

祜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可改諸王為公帝即施行　按光武紀改封諸王為公侯在十三年此奏是在

外所上

王梁傳梁穿渠引穀水注洛陽城下東寫鞏川及渠成而水不流　梁前以讖文爲水土之官不協衆望此復穿渠引水勉強立功欲補塞前負耳

劉隆傳其疇輩十餘人皆死　此不在深刻之數

馬武傳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　不能容宥小失則是無復君人之度當書以爲戒若此則何足異而書之甚矣范之陋于識也

論迄于孝武宰輔至亦何可勝言　此數語未諦

實融傳金城太守庫鈞　注今羌中有姓庫者音舍云

承鈞之後也按音舍者其字上從厂非鈞後

多能採取虛偽至以應期會　戒其為虛誕搆間即劾

其立實効以自結于朝廷

憲帝大怒召憲切責至憲大震懼　雖頗聞后族恣横

之端而威福在已所以猶為七制之主

憲以前太尉鄧彪有義讓至事無不從　竇憲借鄧彪

以遂其姦與恭之用孔光相類

因疊毋元自通長樂宮得幸太后　得幸是何語果爾雖如張酺等之奏不為過也

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　至熙帝載兮振萬世

此文宜載南單于傳中

論列其功庸兼茂於前多矣　憲值匈奴衰微何可並

論蔚宗特以自抒其抑塞耳

贊聽笳龍庭鏤石燕然雖則折𨳿王靈以宜　聽笳折

舛殊不成語

馬援傳援至引見於宣徳殿世祖迎笑謂援 通鑑作宣徳殿南廡下但幘坐迎笑蓋從東觀記之文如此乃與子陽適相反也

高帝無可無不可令上好吏事動如節度 高帝曠宇誠非世祖所希若吏事則王莽以吏不賦祿侵牟小民又法令數更不知所守因以致亂不得不先致意高帝時則天下方苦秦法網之密宜一切且從濶畧亦各因

其時耳

諸曹時白外事至此乃太守事耳　竇融居河西亦以寬和得衆治西邊者固尚寬簡然大姓侵小民視之同于黠羌欲旅距亦不苟縱也

以扶樂侯劉隆為副　注扶樂縣名屬九真郡按通鑑注云九真未嘗有扶樂縣隆初封亢父侯以度田不實免次年封扶樂鄉侯則扶樂乃鄉名非縣名水經注扶樂城在扶溝縣砂水逕其北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至是以不願子孫效也　誡兄子書當别敘何事艮限于此況後自有嚴傳耶

廖今陛下躬服厚繒至戒成哀之不終　廖何以不能教家言之太后顧不可訓勑防與光乎此亦一時希合之語也

又防光奢侈好樹黨與　防光奢縱樹黨畧見第五倫傳楊終以書戒廖廖亦不納

棱時穀貴民飢奏罷鹽官以利百姓　馬棱奏罷鹽官

此救荒者所當知今乃徒為牢盆役民何頼焉
卓茂傳河南郡為置守令茂不為嫌理事自若　為置
守令而不罷其官是河南郡将猶以通儒長者容而假
之也及莽居攝至不肯作職吏　此前人所謂行已在
清濁之間者也有謂子康仕莽朝攷之不詳耳
魯恭傳謙子旭官至太僕　旭疑非謙之子有脱誤
劉寛傳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　劉文饒良吏為三公
則不足當重寄靈帝失德無能攺格則當早退今尸位

而已憂心如醉一語可以畢扶顛持危之責乎

伏湛傳自行束修訖無毀玷　按馮衍傳豈特束修其身而已注謂約束修身蓋於時皆如此解

侯霸傳每春下寛大之詔奉四時之令　王莽以盛夏斬人百姓駭懼此亦當日之要務也

好直言無隱諱至自是大臣難居相位　光武為治兼法文宣此則遂蹈宣帝之短自此三公多取充位不收大臣之效矣

宋宏傳宏當譏見至誾義則服可乎　仲子有大臣之節但此則稍過恐人主不能堪

扳同郡韋著扶風法眞　韋著晚謬不得比法眞

馮勤傳　帝懲王莽專政務自攬威權如勤等在三公位不過恭謹任職如一胥吏而已但當載其名氏于表不必立傳也

韋彪傳數陳政術每歸寬厚　承光武明帝之後尤知要也

白帝就家拜著東海相至隱者恥之　著時與姜肱同徵詔書雖逼切何嘗不可隱身遯命哉海内列名五處士而其中有著故士必待于定論也　韋著可匹蔡邕杜林傳有恥且格　注格來也人皆有恥慙之心且皆來服按集解格至也此所据不知何師之説

餘人雖不見譴　雖不見譴然收捕諸王賔客機牙于此

趙典傳會病卒至謚曰獻侯　注引謝承書謂下獄自

殺不言病卒按既有弔祠贈謚則范得其實

建安十三年至免官　三國志注中作十五年非也獻帝紀十三年正月温免官

桓譚傳後賢果風太醫令真欽至乃解　董賢求傅氏罪事與前書參差不合高武侯傅喜孔鄉侯晏之從兄弟安得復有后弟名喜為侍中者也大抵范史事未核

馮衍傳　作敬通傳當是本其自敘冗而寡裁辭勝于事

聖人轉禍而為福智士因敗而為功　語與次下與

田邑書同而史家竟忘删削

衍恐伯玉必懷周趙之憂　周疑裯字之訛注非也

據位食禄二十餘年　二十餘年疑有訛否則據位食禄上有脱文也

肅宗甚重其文　衍文浮靡寡要而肅宗重之和帝以後遂即于衰上好下甚可不謹歟

申屠剛傳舉賢良方正對策　詞意凡晦不足以尊主折姦宜乎班書不採

鮑永傳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至助吾誅無道耶

此顯宗崇儒之先兆太平之基將復興也永乃以此詐

敵可謂謬矣

路經更始墓至意不平　鮑永拜更始之墓稍知禮義

者宜為之非蔵節也光武因之不平異乎高祖之待欒布

昱吾固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為司隷也　謂

昱父永繼父宜為司隷昱復居宜位也

郅惲傳直心無諱至益去之乎　鄭次都中行之選王

吉儁也其學又在嚴光右乎

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為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為之賊　注獨不引離婁篇何也

將為巢許乎而父老堯舜也　父老堯舜言脩堯舜時民間父老之歎也

貶東中門候為參封尉　賜憚而自引過可也東中門候無緣見貶

臣聞夫婦之好　至無令天下有議杜稷而已　君章此

言乃獨微婉非復平時悻直卒能進說太子善處人骨肉之間豈其晚學有進耶

壽賔客放縱至即時騎驛言上　無所容貸可也從事專任王國督郵從舍宫外則操之已蹙非中正矣

楊厚傳　入方術傳可也

教授門生上名錄者三千餘人　厚門人任安在儒林傳董扶在方術傳周舒見蜀志子羣傳中

襄楷傳前者宫崇所獻神書　觀注所引太平經典帝

王篇語神書乃若此其鄙而楷方信其説是亦夏賀良之流也

太傅陳蕃舉方正不就　按魏志注中引司馬彪九州春秋有陳蕃子逸與術士平原襄楷會于冀州刺史王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黄門常侍眞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願驅除于是與許攸等結謀云云宜補注

郭攸傳高祖父解武帝時以任俠聞　解已族安得有後范之疎至此

廉范傳然依倚大將軍竇憲以此爲譏　范之所爲近于俠故有附勢之累

樊宏傳南陽湖陽人也至爲鄉里著姓　仲山甫食采之樊非漢之南陽此相仍之誤前書以河内修武爲南陽也　封弟丹爲射陽侯　野客叢書丹封謝陽侯正詩申伯番番既入于謝之謝地也樊毅碑曰謝陽之孫可驗

儵初儵删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　東漢經師大抵皆

王於删繁其所發明多在古學儋學張霸又減定之

馮魴傳南陽湖陽人也至因以氏焉　湖陽之馮猶濮

儀之王别於上黨今但為一望何也

周章傳貪殤帝孩抱養為已子故立之　和帝既崩始

收諸皇子於民間殤帝即以其日為太子其夜即位謂

貪其孩抱養為已子非實錄

太后以前既不立至是為安帝　太后恐勝為怨不知

使騰兄弟强死者枯也但為勝無疾見廢則非實錄人

有美田宅尚惜之況天下重器以和熹明哲顧肯捨和帝之子以與從子乎

梁統傳丞相王嘉輕為穿鑿至百有餘事　注謂嘉傳及刑法志並無其事統與嘉時代相接所引固不妄矣但班固畧而不載也按王嘉以建平二年十月為御史大夫三年四月為丞相越再歲元壽元年三月下獄死為相不過二期安得數年之間虧除百有餘事宜乎班史之不取也　其對尚書稱初元建平初元則刑法志

中載元帝議減律令詔書建平則以成帝河平中復下詔議減死刑統因誤以為哀帝之建平非班史失之畧注家未細尋耳

商商自以戚屬居大位至京師翕然稱為良輔　梁商頗似史浩以子不才沒其小善

冀此跋扈將軍也　通鑑注爾雅釋山卑而大扈跋者不由蹊隧而行言强梁之人行不由正路山卑而大者且欲跋而踰之

時太原郝絜胡武皆危言高論　危行言遜東漢君子皆不能孫言自免

不疑自恥兄弟有隙至皆髡笞徙朔方　其後不疑蒙先冀誅而卒而馬融為冀草飛章以誣李固竟以不疑故冀還陷以罪有天道焉

曹褒傳爲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此謂古禮之散見于讖記書中者恐非依讖制禮

奏褒擅制漢禮　奉勅東觀集作何謂擅制

鄭康成傳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康成始通公羊故邵公以為入室操矛厥後范甯之注穀梁徵聖經而詰衆傳不主一師之說以康成為法也

鄭興傳子衆衆謂松曰太子儲君至藩王不宜私通賔客　伏波之論王肅仲師之辭梁松此出入藩邸者之𪛆鑑也

陳元傳夫至音不合衆聽至固其宜也　何不據經傳短長核而論之一篇之中浮詞數見此東京之文所以

即於敝也

及亡新王莽至身為世戮　借亡新指陳故顯著易入

張霸傳永元中為會稽太守至道路但聞誦聲　順帝始析吳會此在和帝永元中乃吾郡之文翁也惜視事止於三歲耳

桓榮傳子郁侍中竇憲自以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頗涉經學上疏皇太后　憲益知郁不為已患故薦之授經禁中非德舉也以憲傳參觀此疏可削

孝昭皇帝八歲即位至平成聖德　前書勝授上官太后尚書非若蔡義韋賢進授昭帝詩也

丁鴻傳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至三歲一人　今之分南北卷取士者其不聞此議乎

法雄傳初平中卒官　自安帝永初三年巳酉至獻帝初平元年庚午八十餘年當是元初之誤

馮緄傳顧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　緄計雖一時權巧中人監軍之禍始此矣是故事當思其所儆

度尚傳尚勑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　乘敵用我之鋭

悉移深林遠藪椎髻鳥語之人置於縣下　此即所謂山越也

楊琁傳琁乃特制馬車數十乘至羣盜波駭破散　即火牛之餘智用車則即可依以自蔽鼓厭則不測人數車馳矢疾賊無節制遂駭亂奔潰也　排與鞴義同韋囊可鼓其氣者也

論若夫數將者並宜力勤慮至肩受之言互及　張宗

同傳無乃不類

劉般傳般對以常平倉外有利民之名至置之不便

若奉行非人增價無實則先以和糴病民矣

愷令愷景仰前修　景仰之誤始此賈景伯經師也豈

范氏妄竄耶

趙咨傳陳大夫設參門之木　陳大夫事未詳門疑作

同檀弓篇云陳乾昔寢疾屬其子曰必大為我棺使吾

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此所謂彖同者歟

班彪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　淮南衡山之不為世家與淮陰黥彭同例

入則太顛閎夭南宮括散宜生　太顛四人至成王時猶在乎

固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　晉書中載記本此

雖屈伸無常所因時異至為策近長　固議似得大體然于邊計不如勿報其使如其獻見厚賜以遣之可也此于忠信禮義何所虧缺招未臣之北虜攜保塞之南庭不亦徒為好大無補實致乎觀文帝屢與匈奴和親而侵盜不已亦非緣此可保後日強盛無風塵之警耳

固又作典引篇述敘漢德　此文靡而不實比之兩都之作尤為無益

靡號師矢敦奮撝之容　敦本詩敦商之旅

論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為美　不敘殺身成仁此槩言之注家誤引游俠傳敘非叔駿讀漢書不詳也

鍾離意傳縣人防廣為父報讐繫獄至果還入獄　廣為父報讐哭母不食孝義之人必不怯死遠竄自可遣也　陳升平之世雖以急化宜少寛假　此非不急澗譁吏事乃知之

宋均傳至於苛察之人至所由而作　若貪汙放縱則災害流亡亦立致矣此因戒苛察奬宏厚而詞有偏激

耳

寒朗傳棄之刑㸒至遂收養之　天生伯竒以扶持漢室之元氣故棄之數日猶尚氣息也

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太過至無敢悟陛下者

明初胡藍之獄若得一寒朗豈至濫刑若此

光武十王傳沛獻王輔鯉怨劉盆子害其父因輔結客報殺盆子兄故式侯恭　劉恭蹈忠于更始爲之報殺謝祿鯉因盆子遷怒所謂刑戮之民也

楚王英英遣郎中令奉黄縑白紈三十匹詣國相　至英

至丹楊自殺　贖死得死妖由人興也袁宏所記遣使

天竺之事出于牟子皆緣此語附會

廣陵思王荆而兄弟至有束縛入牢獄者　入獄為沛

王輔

及至年老遠斥居邊　居邊謂中山太后注云封之於

魯非

今天下爭欲思刻賊王以求功　宋本句下有寧有量

耶若歸并二國之衆可聚百萬君王為之主鼓行無前功二十五字功字接下文易於太山破雞子

今年軒轅星有白氣至軒轅女主之位　軒轅之語將置太后于何地荆之悖逆至此

贊　此賛有法度本班史景十三王傳序東平之賢不光東海遜國事尤大不得以臨江河間比也

中山臨淮無聞夭喪　謂中山無聞臨淮夭喪耳註謂二王早終名聞未著若非也中山王焉立五十二年至

和帝時蚤可謂早終乎

朱暉傳南陽宛人也　注東觀記曰其先宋微子之後也以國氏姓周衰諸侯滅宋奔碭易姓為朱後徙於宛也按蔡邕朱公叔鼎銘云微子啓生公子朱其孫氏焉與東觀記微異

及當幸長安欲嚴宿衛故以暉為衛士令　暉進止必以禮故可以嚴宿衛

其諸報怨以義犯率皆為求其理多得生濟　惟義者

為求其理斯不傷孝子之心又塞姦宄之源矣

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　布帛為租穀價仍無由平林誠妄言

黄髮無愆詔書過耳　章帝賴暉言不復施行均輸煮鹽之事所以得全為東京令主

穆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至　順命兩宮　母后臨朝不獨權歸外戚閹寺竊柄亦由此起

何敞傳六世祖比干學尚書於鼂錯　鼂錯不聞教授

少卿從學之說恐未信核

湯持法深而比干務仁恕數與湯爭　與張湯爭之說恐未信核不如家傳為近

張敏傳春秋之義子不報讐非子也至非所以導在醜不爭之義　論復讐者此為正平然必參觀韓愈之論乃精密無憾

胡廣傳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至定立為皇后　定立梁后本之廣所以優游建和之際無所猜也

六奇之策至亦在弱冠　不究是非之實以立中制徒

摭異事相排而已

袁安傳初安父沒至故累世隆盛焉　後一卷載吳雄

諸人事阜然不感此傳中不刋削三書生指葬地事自

相違反

張酺傳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

臣之禮　較之明帝之事桓榮尤足聳易吏民觀聽其

于勸學不亦至乎

常來候酺　候字殊乖義理

郭躬傳躬少傳父業講授徒衆常數百人　律亦講授故漢之吏治精自明法之科罷此風衰矣

論若乃推已以議物捨狀以貪情　二句因郭躬之事又推言之以終上用恕之意注以亡命得減為探情非文義矣

陳寵傳猶用漢家祖臘　祖臘者猶言先祖相承所用之臘祖非祭名注誤

夫冬至之節至夏以為春 先儒取此以辨春秋家謂
孔子以夏時冠周月之誣
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獄刑無留罪 觀下文大刑畢在
立冬則孟冬者寫書之人誤耳當作季秋
又孟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 此孟字又唐以後人因
上文而誤當作仲
忠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 聽相代而赦所代
慝勑駁之

論然其聽狂易殺人開父子兄弟得相代死斯大謬矣

狂易殺人得減重論為其非故也此不當駮議

班超傳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　幹字伯張善章草書事詳張懷瓘書斷疑出于決錄也

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据損中　注損本或作楨未知孰是按通鑑注按西域傳靈帝建寧三年涼州刺史孟佗遣兵討疏勒攻楨中城楨中是也

明年下詔曰至邑千戶　此詔有武宣風骨

破白山　永平十六年竇固破呼衍王于天山即白山也　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請超至觸犯忌諱此書元氣淋漓西京亦不多得

勇朗遂得免誅勇以後期徵下獄免　張朗因勇之成先期邀功免誅為幸而勇反以後期得罪不酬平定西域之勞順帝賞罰乖謬若此

論班超梁慬奮西域之畧　梁慬有戰功無將畧非仲升之倫其在西域尚不及宜僚也

翟酺傳捐玉堂之盛　此人臣不可稱玉堂之證

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五經博士　注文帝之時未遑庠

序之事酺之此言不知何據按劉歆移太常博士云漢

興至孝文皇帝天下衆書往往頗出廣立學官為置博

士子超之言即以子駿為據可也

應奉傳追愍屈原至數十萬言　朱子注楚詞亦本於

此

霍諝傳是時大將軍梁冀貴戚秉權至陳聞罪失　諝

勲皆内職故莫不能加害

爰延傳時太史令上言客星經帝座　光武之于嚴光桓帝之于鄧萬皆動天象此劉葛所謂興隆傾頹之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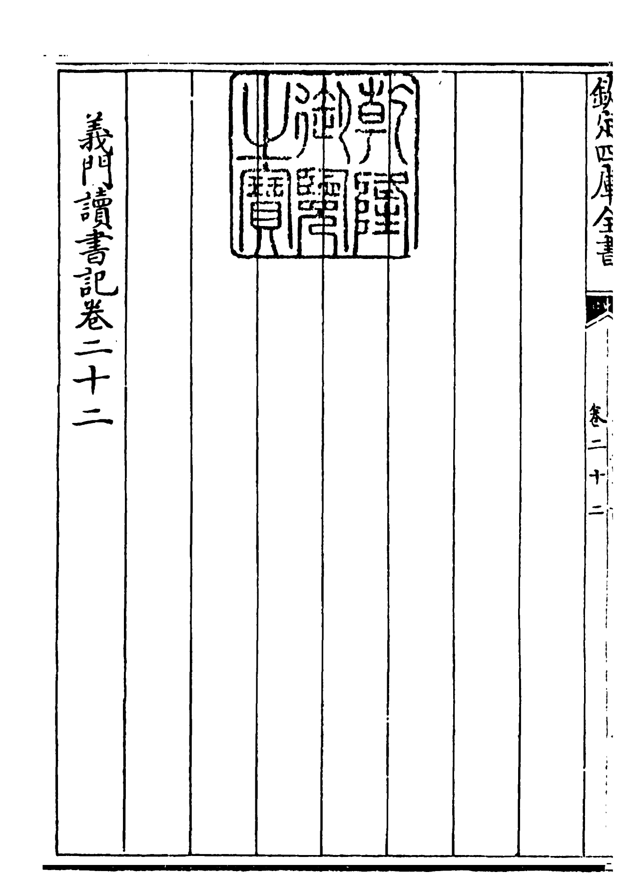
王符傳述赦篇古者唯始受命之君至故縱天賊也然則每一君立必下赦者謬矣

仲長統傳理亂篇　慷慨激昂挾有悍氣此為亂世之文　其論存亡迭代晉武志怠于平吳遂貽永嘉之禍

皆如燭照

損益篇彼君子居位為士民之長至是設機置穽以待天下之君子也　此為崔毛之徒言之然有猷有為必兼有守所以取人也既富方穀所以恤下也準之于經乃不偏矣拘絜注謂即隱逸之人誤

論　文辭拙滯但見其憒憒不了



義門讀書記卷二十二